

Emotion

倾情志

心与情的N次方!
1692 / P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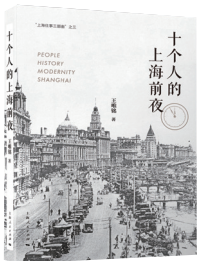
情



在写“上海往事三部曲”的开篇作《与郭达克同时代》时，王唯铭还没从青年报社退休，正带领着报社里的年轻人行进在上海的街道上，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从点、线、面循序渐进解读上海的念头。于是，继以百年建筑为切入点之后，才有了《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诠释河两岸曾经上演的一幕幕海上大剧，以及新书《十个人的上海前夜》。

从1861年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到1912年，有那么一些人物弥散在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在现代化运动的进程中，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上海的城市化同步行走，并见证了1925-1935年上海的黄金时代。

这是王唯铭以作家的判断选出的十人，这十人构成了推动上海进入“前夜”的5种力量。具体来看，政治上，选了英帝国驻上海的两位领事巴夏礼和麦华陀；思想上，介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觉醒者容闳和王韬为传播心智作出的贡献；经济上，宁波帮替代广东帮的崛起影响甚巨，叶澄衷和朱葆三是上海滩大亨的两个缩影；文化上，建筑师雷士德和传教士李提摩太是两位重要的西方



书评

《十个人的上海前夜》

作者：王唯铭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最后，拆了上海老城墙的李平书和民主革命家陈其美承担了“不破不立”的建设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名单不是唯一的正解，每个历史爱好者心中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答案。王唯铭也正是在通过与上百位历史研究者（如历史学家兼复旦博导李天纲、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雍和、书店经理朋友雷万锋）的交流切磋中，共同完善人物的最终选择。

从1996年出版第一本书《欲望的城市》开始，王唯铭陆续写作了《女人的城市》、《妖媚的城市》、《游戏的

城市》等9本城市纪实文学，一时收获了“时尚狩猎者”的头衔。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的杂志纷纷约他写时尚评论。Giorgio Armani为什么会产生？谁盖过了它的风头？不同的品牌带有什么样的文化？从关注完全当下的摩登上海到郑重浸入上海往事是王唯铭一次有意的写作转向：“简单表述当代上海是不够的，我必须打通上海开埠后的来龙去脉。历史决定了今天，我才能够有资格在上海这个话题上提供一些小小的话语权。”

同样有意识追求的还有写法。本书的楔子部分虚构了2万年前的一场暴雪，和一个名叫“森”的新石器时代部落。王唯铭想象上海先民可能是“森”部落的延续，场景与对话完全是文学性的表达。在纪实文学中依照史实的虚构是他以后想继续尝试的方向。

8月12日，王唯铭于中信泰富广场尚悦荟会所进行了《十个人的上海前夜》读书分享会活动。演讲与采访过程中，王唯铭细细道来20年间对上海前世今生的观察。对一座城市气质的描述却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正如同浩荡历史烟尘中每一个曾在其中留下过痕迹的生命，鲜活地存在过，独特而不可替代。

芬芳之人方能遇到芬芳的心

【文/夏学杰】



荐读

>>>

《我为你洒下月光》

作者：简嫔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柏拉图《会饮篇》言：“爱情，它像一座灯塔，指明人生的航程。”

到底，两情相悦的情愫怎么萌生？在第一本书《水问》出版三十年之际，台湾著名作家简嫔用饱含古典文学风情的文字逆风独行，干干净净拼出一条纸上情路，写下这本《我为你洒下月光》。

友人留下的爱情札记，尺牍往来传递出的恋情……被简嫔在历经沧桑之年慢慢整理，不为寻找当年的真相，而是寻求内在的共振，回溯那个有文字温度的年代。简嫔在《自序》中写道：“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书一样，写作初始，陷在写与不写之间拉锯。写作的基本目的是彰显，而我想要的却是隐藏。我需要一种书写技艺上的幻术，诗、小说、散文都用上，建构出真实与虚拟交错的世界，一个光影缭绕、具有质感与美感的世界，安放某些只对作者及

她盼望却永远不在的唯一读者才有意义的情怀。”

简嫔的文字细腻、婉转、有古韵，她曾自言：“我在使用文字时，是相当自由的，某个字或某几个字，若是能造成一种意象、一种情境，我便大胆去用，而不考虑合不合章法，主词、动词的位置对不对，以前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因此，如果从严格的学术观点来看，我的文字也许是不及格的。”这样力图打破拘束的文字自然是美的，但它又不是一味地抒情，有人将其散文归入唯美派抒情写景小品，她是反对的，她说：“我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便是生命。虽然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是描述大自然之美，但并未滥情，我写一朵花或一根草，都是对生命的一种礼赞、一种诠释。”

爱不是苟且，亦非才子佳人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借贾母之口嘲笑了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而如今，这类不食人间烟火爱情故事又何曾少过。简嫔说：“人生行路，芬芳之人方能遇到芬芳的心。”

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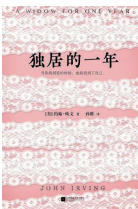
>>>



《魔灯》

作者：英格玛·伯格曼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大出版社

在这“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学抱负”的作品中，伯格曼以彻底的严肃性，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源头与历程和盘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剧场，婚姻与工作。这又是一部现代《忏悔录》，作者坦陈自己的缺点、恐惧、愤怒。二十世纪电影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在作者回顾自己的生涯时一一重现，他与卓别林、葛丽泰·嘉宝、卡拉扬、英格丽·褒曼等同时代人的交往，和对于塔可夫斯基、费里尼等同行工作的评论不时闪耀其间。



《独居的一年》

作者：约翰·欧文
出版社：读客图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露丝，在父母间破碎的关系以及对死去哥哥的想象中，挣扎着长大，渐渐成为一名作家。

这年，露丝41岁，已是位单身母亲。在这独居的一年里，她第一次遇见真爱，也突然理解了父母的选择，理解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当你找到爱的时候，也就找到了自己。